

徵文：我理想中的大學生活

蔡金龍

滄浪生

張永福

大學生活一向是爲人所羨慕的，尤其在一些人筆下，傳聞、渲染，更是富有浪漫色彩了。

我理想中的大學生活，似乎時時在變，由高中時代的幻想一直變化到今日的渴盼，由美麗繽紛蛻變到平淡樸實，年齡的增加，足以改變一個人的生活。理想的追求，知識的學習，學術的研究，更足以啓發一個人的心靈與智慧，因此我希望能在一個充滿學問味道的環境裏，伴着修竹清風，端坐冥思，過着最平淡樸實而又閒逸的生活，攫取最珍貴，最有價值的知識，開拓我的思想境域，發揮智慧的極限。

交大有着我理想環境的條件，因此，我相信，這四年裏，它會給我所想要的，而我也會獲得我所需要的。

當流光擱走了我十八個青春時，習慣地，我又做了第十九次的憧憬。

夢幻中，有手插着褲子口袋，而嚙起嘴來吹着口哨，叫人指指點點的說：「大學生就是這樣的豪放。」

有人說：「找大學生要到派對去」，聽起來似乎有點刺耳。平時習慣了單方面支配的權威，如今剛踏上第一腳，倒唯恐在輕巧的華爾滋步下走失。……

洒脱並非浪漫，當我們把生命的焦點集中於遙遠的前程時，就不得不承認現實歡樂的短暫漂渺，而不稀罕狂歡，唯企冀浸身於沈靜，不渴望「牧馬」，獨翹望寄心於安祥，一切就只爲大學而爲大學生。

只有在平淡中才能塑造恢宏的志向，也只有在寧謐中，才能充實完美的個體，而且唯有真正爲大學而入大學之門的生活，方是值得雅頌的。

「大學生爲大學之大學生」，將求遠縈繞於你我心坎，更永恒地飄逸於風城，飄逸於亙古。

三年的高中生涯——由數不盡的血汗與歡笑串成的一千多個日子，已隨著聯考的結束，被沖擊得無影無踪。留下的，只是無盡的回憶。尤其是高三那一年，其中的辛酸，實非局外人所能體會。

如今，總算擠進了大學的窄門。待成功嶺結訓後，即將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大學生了。在欣慰之中還帶著許多美麗的憧憬，希望能在理想中的大學生活渡過美好的四年。我理想中的大學生活，大略而言：

在師資、設備方面：優秀的師資、完善的教學設備，是每個大學生的願望。如此，在優良的學習環境下，必可奠定學習的基礎。

在教學方面：希望教授與學生打成一片，消除彼此間的隔閡，則必能使教、學發揮最大的效果。同時，在課堂上應多作討論，互相研究切磋，記取別人的心得；並藉此培養獨立思考和表達自己意見的能力，消除某些同學內向、害羞的心理。

在課餘日常生活方面：工學院的課程，有時候較枯燥繁重，必需有輕鬆歡笑的一面，確實地調劑身心，保持青年人應有的活潑和朝氣。和同學相處，要敦睦情感，養成互助合羣的習性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儘量多學習一些爲人處世的道理，將來才能在社會上立足。

總之，我希望這四年的大學生活，能符合我的理想，將自己磨鍊成一位學以致用的大學生，俾能服務社會，報效國家。

嶺上夜語及晨話

林同聖

「班主任再見！」「班主任……」，一陣發自幼嫩喉嚨的嘶叫，顯得異常興奮、激動，像一匹再也羈絆不住剛脫韁的烈馬，空負一身沸騰的精力，却又無從宣洩，一股歸鄉的快感加上突然被釋放的興

奮，搞得大家的內心像猛漲的彈簧，只得暴露額邊青筋，猛瞪雙盞，張大嘴巴，用勁的喊、喊，彷彿要喊出對它無限的謝意或是眷戀，喊出自己所有的委曲和不平……，車外響起了送行樂，車輪開始緩緩

轉動，逐漸地加快，班主任及師長的身影在往後退縮，直到形成神秘的兩點，大家的高昂情緒都過去了，我則一直在提醒着自己，別小看這兩粒點背後所蘊藏的意義呵，它們代表二位言行崇高、鐵令如山的職將領的影響力，成功嶺上七六四十二天的革命戰鬥生活，我們日常的一投足一舉動，乃是他們二位早一道命令，晚一則通告所交織穿梭而成，叫你注意禮節，你就得隨時準備來個立正敬禮，說不定是在馬路邊、廁所旁或樹蔭下，就就業業的你啊，每個活動物都是你的目標，吉甫車更不例外，誰知那位親自開車的仁兄不是你長官的長官？……叫你部隊行進一定要唱歌答數，整齊宏亮，你便要堅忍卓絕，發揮最高度的耐力，因為此刻你的肚子是蕭條的（餓），你的肩頭是沈重的（有槍），你的手脚是酸疼無力的（長途跋涉），但你仍須潤潤喉嚨，養精蓄銳，以便隨時隨地一鳴驚人，注意，步伐尤須有板有眼，「嘿——，看我們的青年，誓死大團結，來把那共匪……」就這樣，我們引吭高歌，音符響遍山野，霍霍的脚步聲尤其令人肅然起敬，走著走著，受訓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你會發覺你的心情是由緊張不安，而涵忍服從，而勝任自然，到最後，你也許再也不在乎日子的快慢了，這時，假使你定下心來，仔細一比較，你必驚奇的發覺，現在的生活內容與剛來時相比，其艱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現在的自己與過去，不論是在意志或肉體上又是迥然的不同，在細心的對照後，你將覺得似乎有些甚麼正在進步，有些甚麼正在被培養，是誰正在享受恩賜？連長？排長？班長？你自己？現在你終於回來了，是你有所欠於他們？他們有所欠於你？

× × × × ×
如果，你以觀光的心情來看，這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寧靜的清晨，萬籟俱寂，衆人皆昏，但有人獨醒，「誰？誰？」原來是衛兵，喔，他正在背口令，暗誦衛兵守則，履行他夜間捍衛全營官兵的神聖任務；除了中山室微燈殘照外，營內外墨黑沈寂，一片鴉雀無聲，在這與世無爭的「寧靜海」上，夜在無息的推進著，時間在一分一秒的消逝。忽然，「噠噠噠——」，一響充滿金屬磁性的喇叭號沖天而起，這是第一波，緊接著「ㄅㄅㄅ——」「十三連起床啦！」值星班長

尖銳的哨音夾著吆喝的大嗓門，尖刺的聲波強烈地刺激我們的耳膜，這是第二波，幾乎在這個同時，寧靜海上掀起了狂浪，衆多赤腳踏在木板床上的微小聲音，竟然匯成一片震耳但妙美的聲音，這是第三波，播音臺正在放「杜鵑」，輕快的音符打進寢室的每一角落，可是，正緊張著的你呀，那有餘裕去做奢侈的聆聽，因為此刻，你的手正忙著折「豆腐干」，你的心一直在忙著，有時，那凌晨的清風竟安撫不了你那溼漉漉的汗珠，「趕快呀，趕快！」我的內心吶喊，廿分鐘內要做的事太多了，我必須整「豆腐干」！內務，要盥洗，要如廁，要整裝擦銅環，哦，但恨沒長三腳六臂。假使一旦起床慢了點，在三分鐘內洗完嘴臉，上完廁所的，則是家常便飯，數見不奇；裏裏外外，床上床下，到處都是一片匆匆，但絕對沒有喧嘩，誰敢，棉被給弄皺了，漱口杯被踢歪了，自認倒楣，了不得內務板上一個大差……，播音器上嘹亮雄壯的軍歌暫告一段落，播音小姐柔和的妙音於是乎響起：「……軍人精神教育……以服從爲天職……忍耐……」，聲音柔美，咬字清晰，餘音傳遍每一個人的心扉，這就是著名的「晨話」；哨音又響了，是我們空著肚子，大打「苜蓿道」的時候了。

× × × × ×
班長：「我喊『就位』的時候，你們喊『加強磨練』」。

× × × × ×
「比肩齊步，兩兩前進，目標餐廳前！」班長叫著。

× × × × ×
「所有口令，只有這句最動聽」，有一位同志在竊竊私語。

× × × × ×
可不，重頭戲在後面，沒歷盡千辛萬苦，那來甜蜜果實，現在你正筆直地立在餐廳前，遙望「對岸」桌上，簡直秀色可餐（其實不盡然），但你目前唯一須做的並不是提起筷子，而是張大你的嘴巴，抖擻精神，抬頭挺肚，好好吼他幾支軍歌，雖然大腸就快被胃液消蝕了，頭上的太陽也許已照得你眼冒金星，但堅忍的你，猶得顯出一付力量充沛，飢不奪志的氣概，也許來個「頭頂著青天，腳踏著實地，我們在成功嶺上……」，也或許是「大風起兮雲飛揚……」說也奇怪，這樣倒可促進消化，增進食慾。

臺上教官：「軍人禮節，遇到……敬禮，……個人……部隊敬禮」。臺下的坐得筆直，一動不動，窗外值星排長及旅部糾察來回穿梭。……

在此，我們享有所謂「限制自由」，但在此刻教室中，我們至少享有兩大特殊自由——不可打瞌睡的自由，不可寫信的自由——，教官的話在耳邊嗡嗡作響，然你亦逐漸暈頭轉向，雖然你坐姿挺直，兩眼瞪大，可是無可奈何地，你雙目癡呆無光，有眼無神，誰知你心思那裏去了？够種！偽裝技術到家了，但是當心呵，千萬不要碰見老馬識途的偵偽專家。

莊排：「晚點名！」「風雲起，山河動，黃埔建軍聲勢雄……」

預備——唱！」

受訓生：「……！！」

莊排：「呼口號！」「服從最高領袖！！……」。

（全運立正，莊排向連長敬禮，爾後退下）

連長：「大家注意！今天啊到營部開會，有幾件事宣佈的，第一點……，第二點……，希望大家注意，完畢！」……。

晚點完畢，從現在起到天亮，這才是真正一段屬於大家自己的時間，你可做自己所有的私事，包括刮鬍子（雖然沒有鬍子）、縫名牌、上厕所，大約九點四十五分，「夜語」開始了，每個人輪在軍毯上，細細的欣賞播音器所放出「禁忌遊戲」那生動哀怨的音樂，揉合了自己在這一天的所經歷所感受，委曲或不平，一時俱來，昏昏欲眠的理智一時衝動，竟讓鼓盪的清淚，洒落在困倦的面龐上，誰說「男兒有淚不輕彈？」，如果興至，你隨時可以抱頭痛哭一場；息燈號響的前夕，播音小姐甜蜜的聲音來了：「總統訓示我們，軍人五大信念……，便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。」……噠噠噠噠——「息息燈號響，一切陷入死寂，留下的是逐漸響起的老士官的雷動鼾聲及大家的夢囈。」

半夜我爬將起來，昏頭昏腦的往廁所道路上走，驀地人影竄動，

一個穿白衛生衣的人當面欺近，迫不及地，我叫：「班長好！」，不料，「好甚麼，老子這麼小呀！」嚇得我神智立清，他娘，是莊排，留下一堆「笨鳥」、「豬腦袋」，他搖擺地走了，蹣跚的步伐襯托得他的身形更加矮小。……

在四十二天內，可以說從第一天起，幾乎每個人都再也沒有「自覺」的存在，在萬能班長的眼中，大家都只是不懂事的小毛頭，凡事都得聽他的，可是有一天例外；開惜別會那天，大家彼此和氣多了，當天晚上，我從不曾感到曾經與連長這麼接近的，大家的興緻又高昂，表演於是精彩盡出。

現在想起來，我之所得於成功嶺的真是不少，最低限度，它供給我一一個絕對安靜的寢室，那像現在這天天紛擾騷動，竟夜不息的！舍；它灌輸我服從與自由的實際經驗，那像現在同學們用以爲逃課胡鬧藉口的假自由——真浪漫。

我永遠，假使可能的話，將不忘却軍人節的棉被滄桑史，我也會記得曾有一次全副武裝、荷槍帶雨衣，從遙遠的後山靶場一路跑回連集合場的情景，因爲在那時候自以爲非常忿怒的史實，現在回味起來竟是這樣的新鮮，記得班長講過：「你會懷念這裏的一切的」，我想他是對的，只是現在假使有人再出其不意對我吆喝著說：「你是誰？報學號！」我再也不致驚恐失措的說：「報告學生，班長林同聖，89號！」

